石林奏議卷第四

兩浙西路安撫使四

奏乞禁罷獻納借貸指揮狀

模編

右臣竊惟方今國讎未雪連年用兵外有方張未滅之虜內有乘間竊發之盜然而都城失守幾月　陛下謙遜未即大位姦僞僭亂之人竊居大寶天下內外遠近卒無一人敢懷向背者　祖宗德澤二百年蟠結在人至深至固之效也臣始聞　二聖北狩首移檄部內士庶兵民喻以逆順推本國家根本靈長不拔之意使各堅守一心以待　陛下之命是時上下洶洶臣言一出雖武

夫悍卒婦人小兒無不感泣憤勵所在聚觀數百人更相傳告以死自誓臣以是占之知吾宋之有天下非特天命方永在人心者固不可得而易也　陛下既嗣有大統赦令繼下其愛恤元元涵養撫存者無不備至可謂知所本矣應上供之數非　祖宗舊制而過取於民者一切盡罷凡欠負之所當輸者不以貫伯名色皆使蠲除民知散利薄征　陛下之誠意弛負已責　陛下之仁心其歡呼歸戴豈有已哉然臣嘗觀自昔良法行之無不在人使其人守之必先有以戒其漸古之言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去歲　淵聖皇帝繼承之初深監前日政事科擾之弊而力去之其見　詔令者亦無所不盡然在位之臣不明大體未幾以國用窘匱乃開獻納金帛之令其後金賊既迫城下倉猝召勤王兵慮調發不足又使得以借貸於民天下固知二令非出於　淵聖皇帝然郡縣被受能推廣上德者無幾往往皆挾中旨肆爲誅求愚民慳　安知公上之急謂之獻納者未有不科敷而得也此例一啓凡急而取於民者無不以獻納爲名於是去冬及春有或課以等第或率以貫頭有一邑而出三五萬緡者有一郡而出二十萬緡者至於再至於三不已問之則曰法固有之此出於軍須權宜而民所樂輸也豈其實哉借貸之令初慮官錢不足而勤王之兵不可緩故不得已命之以備萬一然且使償其歲租之半亦固未有遽取之也而所在不問府藏之有無不論調度

之多寡畏監司者恐其劾問爲已謀者慮其後乏迫期會而取辦
廢經畫而仰成則惟民之求而已入有常數用無常限人得爲市
高下在手有上戶釋而下戶及者有此色薄而彼色厚者簿籍不
足考券契不足憑所蠲之租所償之期尚安得而計哉臣耳聞目
覩未嘗不爲朝廷惜之以謂科率之禁雖嚴而掊刻者猶未戢搔
擾之戒雖數而困革者猶未蘇此雖有司之過然不幾作法於貪
者歟昔漢武帝事匈奴卜式願輸家財半佐邊公孫洪以爲非人
情不軌之民請勿許式後復以錢二十萬給河南太守徙民武帝
召以爲中郎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然卒不聞復有獻者古今
人情大抵不相遠唐德宗討朱滔王武俊用韋都賓陳京請借商
錢期得五百萬可以支半歲乃使趙贊行之約罷兵而償搜督既
峻民有自經而死遮宰相訴哭者長安爲之罷市然纔得八十萬
其後涇原兵亂大呼於市果假此以藉口既不足濟所乏徒以失
民得不償失今　陛下以聖德啓中興武帝德宗之事固萬無有
然二令未除慢吏庸人終得以並緣爲姦以濟其私百姓何知但
見前日之習尚在必將疑　陛下之詔以爲虛文而姦猾亂民之
徒或得因以扇惑其黨則所害爲不細伏望聖慈特命有司明示
詔旨以前二令出於有司一時之請自今無得復用九州縣斂於
民而稱情願託軍期而輒借貸者皆重坐之使遠近之民感恩懷
德皆能深信而不疑則捍患扶傾必有見危而思奮孟子謂三代

之得其天下也得其心斯得民矣此正今日之先務狂愚冒犯臣
不勝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奏措置招募弓手狀

臣六月二十九日准樞密院六月十七日劄子節文奉聖旨江淮
兩浙路依河北河東京東西京畿招置弓手以備使喚凡一切體
格並依河北河東等路已降指揮并蒙連到河北等路添差縣尉
使臣并弓手人額體格除已即時行下所轄州縣將邊近河海及
控扼附近合置差去處相度措置別具奏聞外今具畫一下項須
至奏聞者一河北路即以河海爲重本路既不邊黃河其大江地
分與海相通處形勢均一並須置差并控扼附近可以侵突衝要
之處准此一創置之初恐難相應募數足或恐不無抑配欲令
逐縣各擇等第土豪以人數分募量爲蠲其身役募及二百人與
免差保正副一次一百人與免差大小保長一次如有武藝願就
充都頭十將者聽與其免終身之役弓手能召募及五十人長行
與補押官押官以上各逐陞一所用支錢糧數目浩大若依舊法
只用常平司錢竊慮不足理須與諸司錢那融使用候將來措置
定專令轉運常平兩司應副一教閱並合依正兵七日法縣尉日
躬親監教春秋兩教如之遇有捕捉牒本縣令佐權監大教安撫
司委通判一員同准備諸縣按閱給賞亦合依正兵條例一
教習人數既多合用軍器逐縣量所管人數於知縣廳置甲仗

庫各令以係省錢置造監
屬令知縣廳躬親監勤勒 製造遇有使用逐旋關取知縣專掌
出納一指使一員欲先選有武藝 勇人候將來弓手有都教頭年滿換官人相兼差一弓手既
以防托江海即須令兼習水戰逐縣各量置戰船每十日一次知
縣縣尉同共教閱不得以按視爲名輒爲游觀燕集一縣尉廨宇
舊多在州縣城下今既係兩員合令創置官於本界內往扼要害
之地量與巡尉遠近得中處建立其營房支係省錢造一縣尉除
捕盜檢驗外本縣應檢估物產定奪爭訟之類並不許差本州非
緣軍事亦不許差應舊法不依常制許差法並罷一弓手有犯并
逃亡等並依軍法因差出外而飲酒賭博鬬毆並加本法一等縣
尉遇捕盜下鄉除日給飲食外輒有須索賣買於鄉村之人並坐
贓論許人告故縱弓級等搔擾居民乞覓錢物而失覺察者減犯
人一等右謹件如前伏望睿慈特賜詳察如有可採速賜施行謹
錄奏聞伏候勑旨

戶部侍郎

奏論治體劄子

臣聞夷狄暴起驟亂中國自古未有如今日之甚然盛衰循環雖
天道有不能免惟知消息盈虛之理而應之不失其道則易亂以
爲治變危以爲安亦在人之所爲而已周以后稷創業於始功德

厚矣再傳而爲不窋遂失其官公劉繼之去邰而國於豳周復以
續自公劉九傳至古公其積行累功愈隆於前而迫於獯鬻復去
豳而國於岐實啓文武遂有天下文王之時亦有玁狁昆夷之患
自文武九傳而爲厲王復迫於犬戎宣王繼之周復以興三代如
周無以加矣而失國者再失天下者一或迫於獯鬻或迫於犬戎
然絶而復續終不能亂其久長之業至於卜年八百卜世三十者
有公劉大王文武宣王承其後故也今國家之勢不幸類此然以
我二百年太平安寧天下生息繁庶不見兵革之久則盛極而或
衰以虜孱陋荒穢假息一方不列於諸夷未嘗得與中國相通則
衰極而或盛理宜有之但消息盈虛兩盡其變則我之蹔弱未必

不爲盛大無窮之基虜之驟強未必不爲滅絶速斃之本昔者吳
王夫差伐齊既勝而歸伍員曰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
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王心吳國猶世今天禄亟至是吳
命之不長也未幾吳果滅於越吳人侵楚入郢敗其舟師獲二帥
七大夫楚國大懼子期又敗於繁陽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爲
矣於是遷郢於郡改修其政而楚復定以吳占虜安知天不遠其
大憂以楚占我則天下固亦因此而可爲矣況以　祖宗德澤蟠
結之深厚　太上皇帝謙遜自約　淵聖皇帝寅畏小心　陛下
繼之以　英烈神武世世相承有后稷公劉文武宣王之美而無
厲王之過竊料虜不出三年其勢必亂何者自從事契丹以來幾

二十年人疲衆怨一也吳乞買惸然遠處而斡離不粘罕奄有中
國之財之地其勢必爭二也所用之兵劫諸小國烏合之衆以爲
肘臂所謀之人託諸契丹喪亡之餘以爲腹心恩怨不齊間隙易
生三也既再得志於我其氣必驕所盜金珠玉帛之富適以啓其
侈所據子女服食之奉適以稔其欲侈動而欲肆何恃可久四也
燕趙汾晉駔虜殘破之人朝夕謳吟思漢必不甘心忍爲左衽之
鬼小伺其間必棄而來歸衆散人離不過威以刑殺則怨怒愈甚
內將自潰五也積此五者理豈久長惟是自古復國之難必大智
不惑大勇不懼知逸樂始於憂勤敵國外患適爲我利乃能有濟
此臣所謂應之以道而盡其變者也恭惟　陛下睿明之德足以
歷觀盛衰之理雄武之量足以徧應強弱之實伏望深考成周所
以絕而復續之故以永公劉大王宣王之功御諱察吳楚所以更爲
存亡之端以質伍員子西之論講修政事集用忠賢憂其所可憂
而無屈於我之孽弱畏其所可畏而無憚於彼之驟強則克復七
廟之業內安四海北迓　二聖可必得而伸也取進止

奏論金人劄子

臣伏見黠虜去冬雖未嘗長驅入塞然今春以來散遣醜類西陷
關陝東殘青濰南破許蔡至今或聞尚屯集於同華河洛之間阻
河自守伏料捍禦攘却之道聖智先物廟論深遠必已朝夕講求
非外廷所得知然臣蒙召自遠方留眞從衆感激恩遇思報萬一

不無螻蟻過計妄意虜若但守今日疆土力疲志怠稍知悔禍則
我徐爲後圖實未爲晚若以西北諸路郡縣焚劫殆盡王帛子女
皆其所有犬羊貪婪吞噬未已不肯徒守空地既聞東南富實素
乆陰懷窺伺則不得不過爲預備臣嘗逆其爲策不過有三宿師
河洛分兵鼓行直趣襄沔橫據荆渚因我舟楫人卒順流西下進
逼江左上也盡悉其衆自許蔡而南一出歷陽徑斷采石以趨金
陵一入濠壽旁引淮泗以警山陽中也循汴漸進量力而動左掠
徐鄆以擣楚海右轢陳潁以衝宋宿下也若出上策長江之險我
恃以爲固者彼已共之則王濬入吳高景入陳皆由此則利害大
約可考而見若出中策則蘇峻所從亂晉本朝曹彬下江南亦用
以成功若出下策則曹翰柴榮連年從事於孫權李景之間勝負
得失進退相半然聞道途之言多及其下未能深計中上兵法曰
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又曰先爲不可勝安危之幾間不容
髮臣以謂寧可有備而無事不可事至而無備今天下大勢可見
矣東晉之事固不足道是時以備西北則劉琨在太原李矩在平
陽祖逖在淮陰以備西南則郗鑒在歷陽溫嶠在武昌陶侃在江
陵此固未爲至計是以適幸劉聰石勒內自殘擾無意再動故此
數人粗能枝梧卒不能掃平僭叛混一區宇況今虜勢方張未見
其隙而盜賊竊發興滅相繼乎夫窮兵深入渡淮越江誠非虜利
彼以甲兵爲強舟楫亦非其便然古之善治夷狄者以夷狄攻夷

狄今虜之狡謀若反用此術欲以中國攻中國故兵不必皆其民惟所驅虜糧不必皆其物惟所剽劫形勢不必皆其有惟所占據器械不必皆其備惟所奪取役我之人因我之食竊我之勢用我之器彼但威以殘暴啖以重利使我欲守則或屈而破陷欲戰則或潰而奔逃則彼雖長驅深入何憚而不爲乎是必有以禁之使其術不得施至於詭譎變詐乍出乍入或佯爲講和以疑我之師或微爲敗衂以驕我之氣或鼙鼓爲歛退以弛我之備或驟爲侵侮以駭我之衆其情尤不可盡測此皆所宜熟慮素計以定萬全之策者也臣愚伏願　陛下益廣睿算深詔大臣歷考古今之變及此防秋之時深察虜情之所在而審觀其所用之術其或出於前三策則我所待之而爲不可勝者當以何道有合先事而爲則早謀之以一二行於前有宜待事而應則預計之以次第施於後大抵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糧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虜皆在吾度內矣臣區區不勝大願取進止

奏論財用劄子

臣惟方今要務莫急於兵食二事而食尤爲先今地官掌邦財臣之職也古者有生財有理財三者兼備而國用足生財之道比歲講之已詳所不暇論曰近裁損浮費所以節財者亦略舉

矣惟是廢興相因闔散相制以權有無以稽出納者理財之政當在講究竊見兵興以來諸路轉運司及州縣例皆乘時擾攘玩習舊弊凡府藏所當治法令所當行一切減裂不省至或妄爲支費或輕爲蠲除以棄其所有遇有緩急又侵取他司斂率百姓上下陵暴彼此紊奪無復綱紀不可不及今早正之臣試略舉一二如和糴不措置於收成價平之時至翔貴倍蓰乃始科配酒務課額不與之本乃使借貸於民與之分利公私輸送初不鈎稽至于侵盜因事發露雖加刑辟而無可備償斂散在民初不按視至于欠負拖延歲月僥倖赦恩而例從蠲免之類所虧折不可勝計甚有畏懦以謀已私則有私立軍伍犒設濫增公吏廩給姑息以邀民譽則擅放兩稅直除和買等公家之入又併侵棄一旦吏按籍告不足乃反舉權宜以亂法則侵常平之藏專鹽香之入稱情額以罔民則縱借貸之令申勸誘之法此皆偷安塞責取辦目前不爲他人之謀不爲後日之計是以上日以匱下日以困若更加以數歲公私其何堪乎臣泣職之初不敢不因所聞見妄獻其愚伏望聖慈特下明詔申飭諸路漕臣守令使各按法令振舉其職毋得越法守而妄支費毋得矯詔令而輒蠲除毋得斂百姓而濟私謀毋得侵他司而辦己事應能以本職自足經費歲終無陷失拖欠者令戶部察漕臣漕臣察州縣量立負額取其最優者指陳實狀上之其廢墮者准此特加陞黜明示勸沮其舊條有當申明及合

立爲格法鈎校檢察者委本部討論措置修立以聞庶幾當此多事之時人各自奮職思其憂國用民力兩獲兼濟不至遺患他日取進止

翰林學士

奏乞赦書深自貶損劄子

臣聞記曰祭有祈焉有報爲故禮言郊天之祭雖曰報本反始然周官太祝六辭有曰祈福祥求永正則固有所謂祈者蓋祭一也無事則報有事則祈惟其時而已竊見　祖宗以來天下承平中外乂安三歲一郊大抵皆以年穀順成兵革不用爲辭而主報今者夷狄內侮盜賊尚多　二聖在遠四方未寧與　祖宗之時不同則當專以寅畏惕厲陳情懇禱爲辭而主祈昨降御札循用舊制未嘗明著此意臣愚竊以爲未稱雲漢之詩周宣王爲旱而作其言至云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反覆深切發於至誠此先王祈天之辭也故序詩者以爲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恭惟　陛下欽崇天道夙夜畏威深閔多虞冀以　御諱清四海者蓋非止於此臣近因申明昊天上帝皇地祇冊文尋蒙　聖旨別撰已爲祈辭今來合降赦書謂宜更行推廣歷叙天下艱危之狀深自貶損明示四方使無有遠近皆知　陛下爲民請命以邀福於上下神祇之意昔漢光武初興第五倫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唐德宗以朱泚之亂巡幸

奉天陸贄在翰林每降詔令武夫悍卒無不感泣李抱眞自山東入朝言曰此時臣知天下不足平蓋上天不可矯誣人情易以誠感惟不諱禍難而示以惻怛則雖幽遠與愚賤皆可以動文辭播告不爲無補伏望聖慈詳酌如允所請將來赦書乞降付本院依此施行取進止

奏乞復置常平使者播告中外劄子

契勘常平之法起自西漢本以惠民　祖宗行之已久熙寧初緣類推廣附以青苗免役市易抵當坊場河渡農田水利等事其意亦在寬恤民力只緣創法之始急於功利委任非人觀望掊克遂致議論不一紹聖初再行修定已稍增損但拘守紹述之說必於盡行故如青苗斂散追呼搔擾市易物貨苛細爭奪農田水利之官誕謾欺罔之類明知其弊不能革去所以民至于今以爲病其後應奉花石取以資不急之用遂失創法本意僅有存者又緣軍興調發諸司或許借貸於是移易侵漁掃地殆盡建炎霈恩首罷青苗法蓋得之矣然未幾併罷常平使者以他司兼領吏無專責漫無統紀舊法雖存不能修舉臣實惜之今朝廷復置常平使者命官討論竊詳聖意非是再欲盡行熙寧本法及別有創立正爲法本惠民於此艱難民力困弊之後務欲寬繇役省科斂通有無濟乏絕使得博採羣議與時變通擺去拘礙之議應于害民之事盡行刪除存其經久利便者使有司專一持守以遺將來實爲美

意尚慮中外不能究知妄有測度或謂欲根刷已放債欠或謂欲
營求非理羨餘爲足國之計動搖民聽不無疑礙欲乞明降詔旨
先次播告使上下通知然後於實歷州縣人內御諱選通曉世務習
知民事篤厚忠信之人以充使者使之奉行官修政舉則上可以
廣惠民之實下可以明革弊之意取進止

石林奏議卷第四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吳興陸氏皕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第五

戶部尚書

奏應詔大詢弊

右臣准吏部牒備坐都省劄子臣僚上言邊事未寧乞大詢衆庶
備禦之策聖旨令行在職事官以上具所見實封聞奏仍限五日
者臣以踈拙不才罪戾廢棄之餘仰蒙　陛下過聽收召今者備
列六官之長恩厚德大雖在承平無事之時猶當感激奮勵圖報
萬一況此中外艱虞　陛下焦勞旰食日不暇給之際且復屈已
下逮思盡群策主憂臣辱義當即死雖其愚陋敢不竭盡犬馬之

模編

誠惑冀千慮一得竊惟逆虜不道憑陵中國四年于茲矣所舉無不中所爲無不成卒莫能少挫其鋒者豈以荒穢暴起之餘越數千里之地虐用其民二十餘年叛天逆理流毒于我而我合天下之智眞不能與之抗乎其患在於始謀不臧動失機會因循橫潰養成其勢是以在彼者日益肆在我者日益困于今救之於末爲愈難也夫兵機事也不度時不料敵則不可爲故機會一失則爲之每難於靖康之初矣若以今春視去冬蓋又有難者焉去冬所聞出沒於陝西河北之間者或曰游騎或曰簽軍未知主謀揔衆者何人今聞粘罕嘗親至相州又至濮州又至開德府是主兵者在粘罕此難者一也去冬以開德府守河我尚恃河以保南境故虜屢擊橋我輒爭得之今開德既陷河已非我有則河南之地惟虜所欲往此難者二也去冬河北京東諸郡存者尚衆南倚開德北倚大名東倚東平此三大鎭者鼎足相峙而滄州又在其北德博與濮更爲脣齒其力猶足以相抗今惟東平巋然獨當衆魏之衝滄州孤絶在後此難者三也南京自古最爲南北咽喉關鍵唐安史之亂張巡許遠以死守之卒全江淮今又京師糧道所寄汜汴而下距維揚無十日之程視唐利害尤重澶魏既破道途之言皆謂虜騎嘗已至楚丘萬一遂薄南京則上可絶京師下可迫楚泗此難者四也京東河北諸郡初固皆欲死守故我力雖不能經紀而一方自爲嬰城之計民社各欲保其鄉里者猶有可恃自開

德等陷人情震駭皆無固志聞德州乃望風迎降而巡社之民亦或反爲之用則見存諸郡豈復可保此難者五也只此三兩月之間難易不同又復如此不早爲計虜既多得吾地遂擇膏腴利便之所以爲巢穴重誘吾民脅之以威駸駸四出今日復振則三兩月復陷一州以漸及於東南取者不復可得陷者不可復振則三兩月之後其救之豈不更難於今日乎又況猖蹶之志有不止於此者臣竊觀虜前年冬去年春先破西京長安而去冬抽還陝西京西軍馬未幾河北京東諸郡相繼遂陷蓋其爲謀自有次第是必欲潛窺淮甸而懼京西陝西與河北之民踵躡其後故先去其援今既得志矣則乘間而南不在今春必在今秋若先自單州趨南京次又趨宿州次又自淮陽軍趨楚州則泗汴一帶皆不可枝梧然是特爲淮甸慮而已何者我猶可恃江以爲之限也若更分兵一自陳潁出和州渡宣化采石以趨金陵一自唐汝出襄陽抵鄂州荆南以處上流則長江之險我亦不得專吾復何以爲計哉此臣所以私憂也爲今之計必先深戒靖康機會之失然後論起備禦之策所爲靖康之失者何也固守京師而不知避是也古之帝王一歲而四巡守初不以爲難後世巡狩之禮雖廢然事有急緩必不得已而從權者未嘗有人主跬步不去王室之義臣在經筵嘗因魏惠王遷都於梁之事論之矣以謂王者無故而遷都則不可因事而巡狩則無不可自昔變難擾攘之際未有不因遷避

而存遲疑固守而亡故唐明皇以安禄山幸蜀代宗以吐蕃幸陜
德宗以朱泚幸梁僖宗以黄巢再幸蜀此五君者雖一時不免奔
趨遠適之勞而後日皆保安全無事之福惟晉成帝當蘇峻之變
而不避故危梁武帝當侯景之亂而不避故亡此已事之明驗不
待深考而知者靖康主謀之臣不知論此乃合遷都巡狩爲一事
不料敵之弱彊不度我之勝負徒襲宣和末議以固守京師爲得
計已大誤矣又復決意謂虜必不再至遠則邊境未嘗爲防托力
拒之謀近則大河未嘗爲經畫必守之計終歲勿爭於口舌之間
者僅在戰和二說以逞其私緩其所可急急其所可緩逮期至事
迫始命李回復蹈何瓘之覆轍以數萬衆守河而旋設四輔回至
則盡潰四輔兵未集虜已過河詔東手不能効一戰禍遂至於不
可言此天下所以痛心疾首不能釋也今揚州則京師也東京京
西見存諸郡則邊境也長淮則大河也　陛下視靖康之失如彼
則今日之圖其緩急先後宜如何哉且天子居而在京師則以京
師爲家而外以經營四方出而在外則擇外之安存深固之地爲
家而外以經營四境爲家者一定應事之機往來進退而以馬上
治之固不以所一定者自爲域也漢高帝起於漢中東向而當項
羽故以咸陽爲家而蕭何守之咸陽有定而高帝往來進退必至
於擒羽者未嘗有定也光武起於南陽西向而當羣賊故以河内
爲家而以寇恂守之河内有定而光武之往來進退必至於誅賊

者未嘗有定也使高帝不離咸陽光武不離河内不唯天下得失未可必安知無坐困於敵人者哉臣愚以謂今隆祐太后六宮既在錢塘者　陛下之咸陽河内所宜爲家者也　陛下若定家錢塘鑾輿進則負江而北退則阻江而南惟便利之所在不必固守維揚以順動爲重　陛下與大臣講此宜詳矣今虜猖蹶大約已可見臣所不知者朝暮緩急之勢也御諱重國體固欲舉措得宜精審敵情亦必機會中節伏望　陛下博通下情廣遠斥候如勢必至於過江則願以進退順動之意預定其期亟下詔書明喻中外無幸其不來而使得倉猝乘吾不意所處既定扈從臣子之心安矣四方形勢之望彊矣則備禦之策惟吾力行而已臣謂今日之務有當爲而未可爲者有不可不爲者有不得已而預爲者臣聞虜雖得吾兩河諸郡然事勢猶未成人心猶未一吾能乘其未成未一之際併兵力戰復過大河以與河北見在諸郡山寨水寨之衆相爲表裏因以待釁驅逐使不得安吾境此當爲者也然勢未可爲先且厚慰撫兩河然後專事京東京西淮南控扼之地謀其藩籬內拒淮爲險以塞南牧之路使不得覬覦此不可不爲者也則當速爲淮狹而難守江闊而易守萬一三路藩籬不能捍而淮不可保必退而守江則鎮江金陵與上游荆南襄鄂之地擇其要害抗以舟師此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然不可不預爲請試一二陳之今夫虜之驟彊誠天假之連年戰勝之威百倍於我兩至京城

如蹈無人之境殘破州郡唯其所欲我之不敵亦已審矣而臣方以可復過河驅逐出境者夫較彊弱雖在力而論強弱所由致則在理天下無常弱唯理之所在而已我得其理則其氣伸其氣伸則其勢不挫而自彊不在力之衆也我失其理則其氣屈其氣屈則其勢不激而自弱不在力之寡也昔後唐莊宗父事契丹阿保機及莊宗之難阿保機謂其使者姚坤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則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由此言之虜雖非人類未可謂冥然全無知識者也及德光援石敬瑭破張達敬瑭問所以速戰而勝者曰

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所以勝也然則德光雖彊亦必視形勢地利度其所可濟而後決勝宣和之末邊臣失計既與虜通又與之來我中國政事之過覘之多矣深謀狡智乘我而重輕之者既已窺於前逮其兩入我所以待之者未嘗有一事一爲當其節彼復謂我無能爲而可侮者又有以察於後則飽其吞噬之氣以馴致其彊者豈無自而然哉今　陛下若能監宣和致寇之失而一切盡反之屏聲色遠讒佞抑僥倖戒奢靡簡誅求撫彫瘵凡可以興衰扶危者無不爲左右大臣能承　陛下之意深求靖康誤國之弊而一切盡矯之收人心作士氣擇

將帥練軍伍較地利料敵情几可以救災捍患者無不舉夫彼既以是覘而乘我亦必以是覘我而知其不可乘既以是察而侮我亦必以是察我而知其不可侮我亦持此感人而人服率此用衆而衆從其理一易而氣隨之彼豈終怙其彊我豈終屈其弱乎且周世宗之興中國契丹之勢未有以異也奮然一起以唐晉之兵治唐晉之敵不血刃而復三關虜遁逃折北之不暇彊弱之易變於此可見矣竊聞兩河山寨水寨之民動以萬計其怨虜深入骨髓仰懷　祖宗二百年德澤蟠結之久南向號呼以待中國之救者未嘗一日而忘我誠能力行前之所陳於內而使人重撫此遺民以收其用於外數月之後徐爲大舉臣知大勢一返當如轉圜石於千仞之上王尋之師非不衆而光武破之於昆陽曹操之師非不彊而周瑜敗之於赤壁符堅之師非不銳而謝元潰之於淝水事不至此未可以定中興之期所謂當爲而未可爲者此也天下之勢在州郡州郡能立形勢者在將與兵　祖宗以來處河北河東陝西三邊之術略可見矣總之有帥命之有將屬之有兵以某郡爲帥府則與之將者若干人與之兵者若干人險要之地如何爲堡寨捍禦之卒如何爲屯戍如是而守如是而戰如是而分如是而合有定法也其自中出者唯選帥命將出師之節而已臣獨怪兵興之後我之境土日蹙則前日號爲邊面者皆迤邐次遷於腹裏而朝廷未嘗以三邊之法處之除一二大帥之外其餘州

郡雖與敵境相接猶一用承平故事吏按籍以書生文吏計資考而爲之守朝夕所從事猶在簿書獄訟期會往來之間將之有無未嘗問也兵之多寡未嘗知也忽遇卒變於內盜賊聚於外則時出行在之兵爲之誅討事已復歸泰然相忘守一定之法而治不急之務與從容無事之時無以異主兵者不過兵官巡尉爲兵者不過弓手疲卒幸而隨其守之才或粗能招集軍民或其僚屬間有可用皆各出私意自保朝暮帥臣有名無實一旦有事戰守無所取謀合散無所聽命勝不相聞敗不相救如向者潁昌蔡州等諸郡棄城逃遁守臣例不過以力不足藉口朝廷亦莫能詰而日近濮州冀州等處雖能固守外無一兵一騎以爲之援亦卒至於陷沒而後已以此治邊面虜何懼而不吾侵也臣願亟取淮南京東京西三路要害之郡與虜相近者一以前日三路極邊之法治之東則鄆州徐州南京西則潁州壽州和州南則唐州襄州荊南各隨其遠近立爲軍數或爲之召募或爲之分隸而命以大將與其帥參治中擇近臣明敏宏毅忠信沉遠者一人爲之總帥以節制之小郡與偏裨聯於大郡大郡與將聯於總帥應州郡常事一皆命之餘官守將專領軍事各條其所當爲者上之朝廷爲擇其可者須於總帥而授於所部虜未至則如何守既至則如何戰攻某州則某州應援入某地則某州牽制預定成算日久按習緩急有事舉而盡行必使腹心可以相倚臂指可以相及守者如檀道

濟之在壽陽援者如曹景宗之在鍾離擊者如韋叡之在合肥拒者如臧質之在盱眙縱今人才寡少未必皆得如數人然不可不以是求而用之雖未能克敵豈遽以單弱奔潰孤絶陷沒乎所謂不可不爲而速爲者此也保江下策也虜勢既未可測則我亦當爲不可測之備去年秋始獲進對即嘗論虜或宿師河洛分兵鼓行直趨襄沔橫據荆渚因我舟楫人卒順流進逼江左即王濬等入吳之路以爲彼之上策自許蔡而南一出歷陽徑斷采石以趨金陵即蘇峻所從亂晉本朝曹彬所從下江南以爲彼之中策是時河南與京東諸郡尚存虜之去就猶遠姑自河洛言之而已今既不止於此則尤當過爲之防敢終言其詳自古有事於東南未嘗不先以舟師出上流蓋所以奪我者以勢不以力也王濬自益州至荆南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馳馬其上及既進自巴丘十四日至牛渚蘇峻在歷陽即今和州其襲姑熟進慈湖蓋今太平州之間由采石而渡我曹彬下李氏亦循用其迹虜騎去春嘗已至汝州蔡州矣自汝州入襄州至荆渚自蔡州入光州至歷陽固不難則江之可防非一道也然是猶有可言者濬與彬皆中國人也濬在益州作船七年而後成度虜雖得荆南其勢未必遽能至是然虜多燕人粗能知書或竊取濬之餘意而傚之與襲蘇峻之故道則亦未易可當但其驅我人而用之吾固亦可以我人而拒之無足憚者若欲自爲之謀則棄鞍馬事舟

損捨所長而用所短我視平原易地得筭爲終多也唯控扼者如何耳臣嘗建議欲以鄂州與荆南別爲一路置帥府此實上流控扼之要而襄漢之所從出吳孫氏嘗都以拒魏唐始以岳鄂爲觀察使後升爲節度其意可見若鎮江金陵韓滉在唐最爲近事築石頭五城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建業即金陵京峴即鎮江之境也造樓船三千柁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復與揚州陳少游以甲士三千臨江會于金山當朱泚之亂東南賴以安靜今車駕戍駐兩浙則鎮江金陵尤所當先治舟師不講已久去冬雖嘗募海船四百餘艘於鎮江然而戰陣之習未聞其嚴也鎮江之師止可爲鎮江之用未見金陵所以待上流者江東之備當以江東之舟與人用之又鎮江有子城而無外城未有無城而能守險者今若速以鄂州與荆南各分一路以抗於上而命鎮江金陵揚州三帥力舉韓滉故事修之以至于下則彼度地之利害較技之短長必有覘而知畏者所謂不得已而預爲者此也恭惟陛下以聖神文武之資誕受中興之業躬履艱勤克已願治其長慮却顧宜無不至今日復以虜勢之迫下詢於衆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聖人成天地之能而並立於其間者不過明則謀之人幽則謀之鬼而百姓之安危天下之安危也既盡人謀而同其安危則内可以保一已外有以保天下百姓其誰捨之乎洪範九疇其次七稽疑曰汝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

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謀衆稽疑之道其効蓋如此　陛下既用是道則不可不求是効若臣所見常智皆所共察利害得失顯然易明竊料　陛下亦嘗熟計於胷中矣今卿士之言亦或宜有與臣同者　陛下果嘗計於胷中而臣又言之卿士又同之則願　陛下斷而必行耳雖然　陛下無乃以方祈請　二聖宇文虛中奉使未廻意和議可恃不欲重見兵端乎臣以爲不然夫靖康所以曠日持久不力爲備者正以耿南仲持和議隋虜計中而不悟今虛中之請成否未可知安可捨目前之急而待萬里之報盍姑存其說而不廢幸而有成不過虛爲之備如其不成固無後悔況必欲還　二聖非我形勢先彊彼肯遽有順從今但自爲備非彼見迫我不交鋒不可謂之兵端臣智識凡陋思慮短狹不足以仰塞明詔不勝拳拳憂國愛君之誠惟　陛下垂惠采擇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戶部尚書

奏乞徙虜人必經由州縣居民劄子

臣竊見冬候漸深金賊往來儵忽無常未能保其不南牧先事預備當有萬全不可勝之計臣前嘗妄議虜反用吾術若欲以中國攻中國故凡人馬糧草器械城池皆因我以爲用今必禁之使不得行其謀亦在反用其術而已古之夷狄善待中國者莫若藏其

輜重人畜遠引深避而不爭鋒漢武帝初命衛霍連年伐匈奴所至軒首拓地無不如意者以虜之兵力與漢相當而較勝負故也其後虜稍覺悟作空地避漢之計至公孫賀趙破奴引師深入二千里不見敵而還遂困我漢於是不出兵者幾十年元豐間神宗皇帝銳意必討西夏經營累歲遂詔五路並入是時天下皆意夏人必可蕩滅然終無成功者亦以夏人盡空其地去之而我無與敵也臣愚竊惟今虜南侵之路不過京東京西與沿汴三處若度其必經由州縣徙其居人令先埋瘞斛斗錢物各以金銀輕齎四散擇深僻之地遠自藏匿雖馬草並皆盡野燒焚無得存留但能空地數百里彼脅諸國而來者不過以利誘之以結其心乘我潰散以作其勢使所至州縣皆空無所得自已失望其衆久不見敵則勢亦隨挫設其腹心必欲擾我若行三日人無糧馬無草几欲因我為利者皆無所得則雖欲前進可乎議者或恐以動衆不可為是大不然夫擾民動衆戒於承平可也今虜衆所至剽劫之害金珠玉帛盡從攘奪則與藏瘞而存之孰利屠剥之虐父子兄弟盡從殘滅則與奔趨而去之孰重民雖無知必有辨於此者此誠不戰屈人之策伏望聖慈特賜睿察命大臣參酌詳議如有可取乞疾速密付所在監司州縣將帥令明以利害禍福喻民使保萬全不惟伐虜之謀亦吾保民之計無大於此取進止

奏乞差官監轄過江舟船劄子

臣竊見日近揚州士民南渡入浙甚衆日不下數百家瓜洲鎮江府兩岸通管公私渡船不多既不足用小人乘時射利又重邀賃以此人多爭奪閒有沉溺之患其待次郊野老幼暴露又多爲盜賊剽劫人情倉皇不免失所往往皆是河北京東及京畿以次遷徙之人連年驚擾不可再使重困欲望出自聖意特降睿旨令揚州鎮江府權暫於見任文武官內選差有心力彊幹官每州二員專一於兩岸管掌監轄過江事應公私舟船可以充用者並根刷拘管措置候　隆祐太后六宮過畢逐日立爲番次將南渡士民依先後輪撥津置無令爭奪邀阻其渡船篙梢水手日與優支錢米皆從官給不得彊取賃直於過渡之家在瓜洲等待番次并已渡鎮江府未有安泊人與入浙經過地分亦下逐州嚴委巡尉多差弓兵巡防地分閙遠處或於寄居待闕官內添差巡尉一兩員及輪差民兵與正弓相兼往來幾察遇有獲到盜賊待於常法外即時重行勘斷號令情重者仍論以軍法候士民安定日罷應兩浙州縣居人截自今月以後仍不得增添房錢擅長物價使人被實惠皆知　陛下勤恤民隱無細不舉可以慰安羣心無復流離愁歎之意取進止

石林奏議卷第五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吳興陸氏皕宋樓重雕

榮禄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尚書左丞

奏乞罷州縣軍期司及掊刻民財等事劄子

臣伏覩　陛下渡江以來引咎罪已過形貶損將至杭州首罷升
暘宮既又出宮人于　三百八十餘人內饗日膳一羊每食殆
無兼味乘輿服御十減　九戒懼勤儉之誠可謂至矣臣昨待罪
戶部雖府庫之積倉猝焚劫殆盡然駐蹕東南敢不上體　聖意
養兵犒軍之外每事悉從省約經營收簇係官錢帛旬日之間稍
已有備未嘗一金敢取於人竊慮州郡之吏或險膚之民妄意測

度爲見朝廷急闕因仍已行之令唱爲浮言規摇民聽或謂有所勸誘或謂有所科率或謂欲借貸稅租或謂欲均敷官告如此之類遠近不能無惑伏望聖慈下臣此章風示上下使知　陛下視民如傷之意秋豪無所取給於下今沿江守禦與近郡險阻控扼去處皆已遣官措置　餘近裏郡縣但修舉常職謹守封疆可以無事竊聞監司州縣或擅立軍期司爲名諷喻迫脅掊刻民財亦乞盡令止罷違者委御史臺覺察糾之重寘典憲庶幾民獲安堵感激奮勵皆懷衛上捍敵之志不勝幸甚取進止

奏乞募探事人赴左右司投狀劄子

臣昨任戶部尚書伏奉　御營使司劄子奉聖旨委臣措置召募知鄉道前去江北探報事宜人押赴　御營使司臣今來見赴都堂治事恐措置選擇不精契勘　御營使司事並已厘正其探事人合隸樞密院臣欲乞今後凡有應募人並赴左右司郎官投狀審驗擇可委人逐旋押赴樞密院准備節次發遣前去取進止

罷政家居

奏乞撫定諸軍無失機會劄子

臣伏聞諸軍搜捉內侍　擾城市幸而未至大段猖蹶及今須速遣近臣早傳聖旨宣布德意收集撫定使各解退若更遷延時刻竊恐無所歸着人懷疑阻別生姦謀比至日晚則難措置更乞徧召宰執入侍左右從長觀變密定計議無失機會以貽後悔臣罷

居里巷不獲躬衛殿陛瞻望天顏不勝馳誠激切之至取進止貼
黃聞　今諸軍各般取內侍家財物亦乞就降聖旨便令給與以
安其心
江南西路安撫使
奏乞　皇帝復辟狀
右臣昨留杭州罷政家居今月初五日遽聞苗傅劉正彥等殺戮
內侍并王淵擁兵駐驆門外繼聞　主上遜位皇太子隆祐太后
垂簾聽政臣尋以疾病乞宮觀蒙恩除守洪州竊惟　宋有天下
祖宗積累垂二百年　主上聖哲仁孝憂勤庶政圖復中原再造
社稷夙夜戒懼無所不至而苗傅等乘鑾輿暑猝過江人情未定
諸將防托出外杭州兵衛寡弱之際輒肆逼脅擅行廢立戮辱屢
地孰不憤激況臣世荷國恩嘗參近弼扼腕飲泣義雖苟生臣今
來未敢前赴新任伏望　皇帝陛下　太后陛下深察中外之情
早辨逆順之理恭迎　主上復正位號以尊王室以威強敵以鎮
四方姦宄之心以慰億兆臣子之願臣見往平江府與簽書樞密
呂頤浩等迤邐前進繼申祈請臣無任忠憤激切懇禱之至謹錄
奏聞伏候勑旨
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爲軍宣撫使一
奏請畫一事件狀
臣蒙恩除前件差遣所有本職事除先准嘗書省劄子伏奉聖旨

並依呂頤浩已得指揮遵稟施行外有合續申明事件謹具畫一
下項一本路軍馬舊係江州爲帥府駐劄多在饒州等處今來既
移建康府即合那移隨司抽差前去分屯中間恐有出自朝廷指
揮駐劄處欲乞許臣量度逐旋抽差分撥別具奏聞一本司官
屬呂頤浩元申乞參議官三員止蒙朝廷依劉光世例差一員契
勘本路沿江一帶邊面闊遠與浙西事體不同全藉屬官協力相
佐欲乞依元申請更差參議官一員一激賞錢物先蒙給降銀絹
各五千疋兩今來已是經年竊慮存在數目不多欲乞依例下户
部別賜支撥銀絹五千疋兩就令臣所差准備差使秉義郎徐越
管押前來本府一回易錢本先蒙給降錢十萬貫今來亦是經年
竊慮支用已多欲乞依例於臣今來轉運司應副錢十萬貫文一
轉運司合應副米係是今年上供苗米竊慮輸納未辦逐州樁發
還一已蒙朝廷支降合用米二十萬石錢四十萬貫契勘本路沿
江一帶分屯人馬浩瀚約用五萬人元料月支錢十五萬貫米三
萬七千五百石今來米二十萬石止可支半年錢四十萬貫止可
支三箇月所有以後合用數目未有准備數内米尤當趁時計置
今正是收成之際欲乞於臨安府權貨務借見錢三十五萬貫付
臣委官和糴樁管轉運司應副不及逐旋計數兌撥却樁本錢

歸還一非泛嘯聚盜賊非得朝廷專降指揮捕殺外其餘有合隨
宜招安之人欲乞依例給降空名及空年月日金字牌旗牌各二
十道一今來關少人兵逐旋招募及諸軍下合用軍器全然不足
欲乞給降空名度牒一道付臣變轉製造一本路與浙西相隣
上下形勢更爲聲援　計議事欲乞許臣與劉光世於界首聚
議其本府界內渡口分屯人馬及水軍戰船有躬親措置去處亦
乞權暫至地頭點檢處置一建康府公使庫焚劫之後全然闕乏
今所添官吏將佐不少物價倍貴月給委見不足　詹欲乞
權暫賜歲額錢一萬貫專充造酒令本路轉運司應　軍馬寧
息日減罷一宣撫司係行移別路文字難以令江東司屬相兼欲
乞依劉光世例別辟機宜幹辦公事官各一員添差書吏二人貼
書一人一條畫未盡事件欲乞許臣節次條具奏聞右謹録奏聞
伏候勑旨

奏自宣州太平州赴建康府按視沿江渡口劄子

臣自宣州入太平州躬親按視沿江一帶采石馬家渡慈湖等諸
隘口皆是無爲軍和州相對緊要之地內馬家渡即前年杜充失
守賊馬過渡去處見逐一措置各與逐州官分爲隄備今月初二
日已至建康交割職事訖謹具奏知謹奏

奏乞招安濠州橫澗山王才狀

右臣今月七日已時准尚書省樞密院劄子節文檢會臣寮上言

訪聞濠州橫澗山寨賊首王才有徒衆三萬餘人累年蟠結山中近乃攻圍州城甚急比得傳報詢詢謂虜騎已渡采石者乃此賊也顧濠梁在淮甸爲衝要之地而才結連劉豫不測別有應援詭計難量竊慮江上諸帥以常賊待之或失防備倏忽渡江驚動行朝理當先事措置奉聖旨令劉光世與臣多方控禦速行招討仍不下司者臣已即時恭禀聖訓施行外體問得王才先已有願就招安之意欲得知濠州一郡今正是防冬艱危之際勢未暇誅討若權宜稍徇其意必肯順從可以少緩目前之虞一意隄備金賊臣見一面遣人招安候見次第別具奏聞次所有知濠州如本人願就招安合與不合且作臣意容受更乞睿慈詳酌特降指揮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奏濠州祝友等賊事宜狀

右臣除王才已別具奏聞外據宣州統制官韓世清申先據探報到濠州以來有人馬一頭項稱是祝友等開出殘黨孟統領世清尋差本軍使臣苗元慶夏經張仲等三人前去體探的實去後於今月十七日回報今月初八日到地名六丈計會得滁濠州張鎮撫下統領官劉承節稱有孟統領一行賊兵的實於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到本州湯泉村大殺人作過至二十九日與許家山寨劉統領鬬敵見陣爲闕糧食止食生靈過日至三十日盡數起離前去濠州界北濾鎮山寨與周舍人見陣奪路以次下寨至十月八

日有周舍人密去會合起廬州王鎮撫下把隘吳統領人兵逼逐趕赴前去壽春府界被白條兒陳防禦招收外有殘零人馬逃散過淮了當委是江北見無祝友下開出官兵并無諸項人人馬作過是實臣據上件韓世清探報即祝友十月內已係趕散過淮臣見別差人體探候見詣實別具奏聞外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差發軍馬淮西屯駐劄子

臣契勘淮西密邇僞齊宿亳兩州與濠州壽春府最爲接境據探報劉豫嘗授僞齊知亳州王彦充爲宿亳陳頴蔡濠泗廬壽等州安撫使王彦充去冬連月再犯壽春府不克而去嘗有遺言欲領兵再至不可不深爲隄防今來壽春府等州雖各有團集兵馬元無名額係屬本司緩急恐難使喚臣近緣奏禀王彦充事准聖旨令與趙霖遣發軍馬同力救護馬承家應副錢糧不惟道路迂遠兼諸將散在他州馬承家又在饒信無緣報應得及臣逐急就起宣州韓世清量帶軍馬沿江巡綽知宣州李彦卿又不肯津遣調發適幸王彦充退敗僅免誤事若日後王彦充果增衆來王亨等既難倚仗本道兵又猝不可集一失機會爲患不細理須那本道軍馬三五千人騎過江於滁和州駐劄既可隄備僞齊敵境不測衝突又兼以彈壓王亨等使知有王師不敢驕肆但緣淮西全無賦入供贍若非朝廷措置無由可辦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取進止

奏年計錢糧劄子

臣竊惟兵食二者相須而行闕一不可臣本部所統軍馬目今見
幾三萬人月費當米一萬八千二百餘石歲計共二十一萬八千
八百餘石錢月費當二十一萬六千餘貫歲終共二百五十九萬餘
貫昨自九月初創移帥治於建康府蒙降聖旨專委漕臣王琮應
副米二十萬石錢四十萬貫王琮罷去續降聖旨專委馬承家經
今已踰三月前後並未有一字公文關臣錢物亦無分文顆粒撥
到臣今本司一行官吏與逐旋抽差到及別路歸司人兵支費已
是浩瀚並無從出更有非泛用度如津遣王才及目即壽春府見
稱被賊攻圍或須出兵應援其犒設調發亦無淮備建康府所入
自不了一州用度今春劉剛在府前守臣趙崧將本府錢糧那移
應副致違欠本府軍兵月糧將兵遂爲變毆擊長吏難以更將侵
用其逐項分屯在別州人馬如饒州已見闕乏兼不住據池州駐
劄崔邦弼小張俊等並徑發壕寨前來欲歸本司皆須預爲儲積
臣自交割以來已累具急闕措置申奏未蒙朝廷施行漕臣又不
應副行移催督亦無回報州郡取撥例皆執占委是枝梧不行小
則有軍伍闕食生事之憂大則有邊面失機召寇之患夙夜震懼
不敢自安伏望聖慈哀憐檢會臣屢奏特降睿旨措置應副施行
干冒天威不勝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奏沿江防守利害狀

右臣契勘沿江一帶控扼緊要地分共三處其一采石渡在太平州界下其一馬家渡在建康府界上其一宣化渡在建康府界下臣已躬親至采石馬家渡兩處相視采石江闊而險馬家渡江狹而平兩處相去六十里皆與和州對岸前年金人入寇直犯馬家渡杜充以萬餘衆不能捍金人亦嘗分兵犯采石太平州以鄉兵等禦之遂退雖杜充處畫有未盡善亦形勢使然則馬家渡比采石尤爲要害臣見措置委知太平州郭偉依舊令本州兵及召募土豪鄉兵守采石臣別抽差一頭項兵與應援其韓世清軍已揀選精銳一萬人奏乞移建康府駐劄候到令分守馬家渡委得利便所有令和州趙霖舟師首尾應援緣和州自殘破之後至今並未有城郭軍馬州治止旋創蓋得小屋子數間趙霖見居水寨時復一至本州若江東路那兵前去不唯見管軍兵數目不多兼和州決無錢糧養贍臣見移文趙霖計議處置別具奏聞外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指揮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辟馬家渡等巡檢狀

右臣依奉聖旨措置沿江備禦契勘建康府邊臨大江最當險要控扼之地管下有馬家渡閘沙夾東陽鎮三處尤當向着相去巡尉遼遠前智軍府事張縝曾具申朝廷乞於逐處各添置巡檢一員輪差禁軍各六十人一面選委官內馬家渡差從義郎王福閘沙夾差修武郎陳寶東陽鎮差承節郎賀仲見在彼處把隘蒙下

提刑司相度至今未蒙施行今來防冬是時不可等待臣到任躬
親按視體究委是合行添置所差官並堪倚仗若候提刑司相度
具今提點刑獄關官恐致後時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依張縝元
申乞事理早賜俞允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奏淮西措置事宜劄子

臣伏見淮西久苦兵革人心厭亂日近避地他州之人漸思復業
惟王才據橫澗山寨尚懷疑懼今王才已赴行在一路別無盜賊
商賈通行向去開春不遠耕種是時人人皆有營生休息之意如
滁州百姓已屢經臣下狀乞除知州其餘可見契勘昨淮南路收
復之初多是就除招安人充鎮撫使既任非其人其下官屬又各
出私意就引土人自相差注皆不知法守以挾官勢重爲侵擾今
本路惟和州趙霖廬州王尊粗能保守一方外滁州見權官張格
非不住有人户經臣論訴格非亦自求罷任濠州寇宏無爲軍權
官陳丙自臣到任將及一月尚未有公文一字到來壽春府陳卞
雖有公文稱係應天府招撫使馮龍圖差權即非朝廷指揮所爲
皆不足厭仗一方或聞亦陰與劉豫相通中懷兩可臣愚竊謂淮
南初御諱清密邇賊境人懷聖德思見王化之際理宜有以慰撫其
心漸圖興復欲乞每州先降勑牓一道諭以恩言伸以威令使知
所嚮別優立賞典召募清彊官以次稍易見在守令依淮東例除
提點刑獄一員使之申舉政事招誘流亡以安輯之復業之民或

量借官本勸之耕種及絶户棄産興置營田即可迤邐整葺兵備
捍禦封疆數月之間必有成功若過來春農事一失秋冬公私無
所仰給則難以遽令立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措置施行取
進止貼黄契勘先雖已蒙朝廷降到壽春府滁和州無爲軍撫諭
勑牒四道爲吕順浩未授宣撫使未曾施行今來王才歸順人漸
復業事體與前不同恐合載之詔旨兼關廬濠州二道伏乞睿旨
別行給降伏候勑旨又貼黄臣契勘劉光世畫一内辟差州縣官
所立賞典許依朱勝非江州申請武臣并文官承務郎以上到任
一年先次轉一官任滿更轉一官選人到任一年循一資任滿通
前任實及四考與改合入官不及四考更循兩資今來日久亦少
人願就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奏乞江東備禦劄子

臣伏見江東淮西兩路中隔大江建康府與滁州界相對太平州
與和州界相對池州與無爲軍界相對昨大使司止領江東一路
馬進方據江州則饒州爲控扼要地故軍馬當屯饒州今帥府移
於建康兼領淮西兩路則建康太平池州三州皆爲要害内建康
太平尤當緊切則軍馬當須移屯兩州然軍馬所聚先以錢穀爲
本建康太平兩州昨經金人殘破在池州爲特甚戶口流亡人未
復業儲廩空竭自贍不給臣先被旨以探報金人事宜令作十分
隄備首乞抽差韓世清一軍前來分俵使用只緣錢穀未備至今

未曾起離續又被旨委以招捕濠州王才尋差青陽縣駐劄小張俊一軍過江與劉光世會合亦二十餘日進發不得近者又奉聖旨緣饒州關食令臣疾速將上件軍馬於本路糧食就便處分擘屯泊臣竊惟用兵大勢無事則控扼要害威示敵境有警則朝令夕行不失機會若但以就糧便本路有糧州軍惟饒撫建昌軍三兩處去本司皆二十餘程緩急鄰近及淮西一有意外之擾急須見軍馬捍禦討殺或如韓世清移之不能小張俊追之不至當便見曠敗臣愚不勝大懼今者虜騎屏遠冬候已深正是兩路經理之時必欲漸次圖復中原妄意宜須漕臣商較一路實有財賦轉分撥積之兩州然後令臣量地緊慢據合用軍馬布列屯泊以俟進取乃為良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措置施行取進止

奏繳王才已受招安狀

右臣即時恭依聖旨指揮出旗牌及書寫開諭王才文字差使臣張偉等同樞密院差來人前去橫澗山寨招諭去後今月二十一日差去使臣張偉等回取到橫澗山狀并畫一劄子等及據張偉等供稱今月十六日晚到橫澗山寨見王才其王才等雖稱曾被開府劉光世令人齎金字牌招安其王才等一行並不卸衣甲依舊着紅綉衣裳或用紅帛抹頭偉繞到寨投下文字其王才先看牓次折開文字看訖便乃歡喜以手頂戴將牓張掛口稱慚愧且有所歸當便呼集衆兵謝恩了當即時傳指揮一行人並換紫皁

衣服留偉等在寨一宿至十八日五更二點將申狀發遣偉同差去人回府并見山寨上有石井三口係山泉有牛約一千餘頭梨棗乾糧用大屋三間盛貯是實臣除已再差使臣前去存撫說諭令依今降指揮赴行在及見措置津遣起發外其使臣張偉等齎到王才申狀真本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催李捧人馬渡江狀

右臣近嘗具奏乞催促劉洪道發遣李捧過江臣爲劉洪道前後並不曾關報臣招安次第不見得朝廷指揮駐劄去處臣至宣州即遣使臣齎劄子并牓慰撫李捧及其軍衆今李捧都遣人齎申狀至臣處體問得李捧放散老小及驅虜人外尚有近三萬人劉洪道揀選猶未了當李捧對臣所遣人言早要駐劄但有錢糧處即便前去契勘李捧在日前作過人中最爲桀黠屢經翻覆人馬亦衆勇暴善戰就招安已二十餘日至今尚在南陵縣界人情憂危不安臣已奏乞移韓世清軍一萬人於建康府駐劄若李捧未行宣州尚須防托即韓世清未可移動有妨臣措置沿江事務其韓世清自去年以來屢嘗與張琪李捧見陣殺退近却曾爲李捧所敗兩軍互爲仇讎李捧或止留近處必復生事臣愚伏望聖慈詳酌如李捧已有指揮過江駐劄即乞下劉洪道速令發遣早有歸着臣沿江隄備見候韓世清到來分布朝夕不可少緩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石林奏議卷第六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吳興陸氏皕宋樓重雕

榮禄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第七

河南東路安撫大使兼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爲軍宣撫使二

模編

奏乞淮西權創措置財用官劄子

契勘淮西六州近不住據逐州申請官兵無可贍養乞本司支降錢糧臣雖已具奏請乞依劉光世元申請畫一每州一項許依差鎮恐朝廷用度廣闊未有餘力應副其元畫一每州一項許依差鎮撫使指揮令將一州稅賦自贍與免三年上供又緣人戶屢經焚劫逃亡田畝盡荒其復業之人依明堂赦文特免兩料賦稅亦是未有所入官司既無可供億貪暴之吏因得以闕乏爲辭肆爲不

法至有發掘歸葉人瘞藏攘奪商賈物貨百端擾擾民益坐困竊見逐州見各有酒稅課利近商賈通行稅額亦漸多兼民間坊場河渡及滁州磝山和州舊燒上供木炭等處皆有遺利並合官司拘轄經畫自可了足一年之用有餘其贍養官兵月支歲計亦合量入爲出立爲定額緣自來未經措置本司無緣通知其酒稅課利並爲州縣官吏侵盜入已更相論訐不已坊場河渡山澤之利或委棄不講或人自占據臣今相度欲淮西路權暫創立措置財用官一員與理爲通判一等差遣隸屬本司從朝廷選官除受專一令詣逐州取索見納酒稅等逐旋立額以時增添量入爲出將見在官兵汰去冗濫考驗實數指留支撥外有餘即行樁管以備非泛調發用度不住往來點檢如坊場河渡磝山之類亦躬親相度委臣從長處置相兼使用候將來朝廷正除監司日減罷一官之費不爲過甚而可以減省冗員督察贓吏上不枉費國用下不侵耗民力實爲利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取進止

奏乞淮西權創措置農業官劄子

臣竊見淮西人戶避地江南日近盜賊衰息漸皆復業其荒廢田畝皆欲興復但緣逃亡之餘牛具種糧皆無從出州郡官吏不住申請乞從官中借貸資本若不量行應副今春農是時不惟困乏驟歸無所資給復

兼淮

廷給降緣未有官司主管竊慮逐州所委非人輒行移用恵不及

民將來却致失陷檢會先降指揮曾委和州趙霖措置許辟典農官至今未曾施行然而我有借貸錢本農民亦終難自營徒爲文具臣今相度欲乞於江東路起發上供斛㪷內權暫借撥二萬碩創立措置農業官一員與理爲通判一等差遣隸屬本司從朝廷選官除授專一令主管所借米躬親遍詣一路州縣量戶口多寡與守令將的實有田業之家互相結保隨田畝支借至合布種時即令往來檢察勸誘須使逐一興工將來秋成收刈即便各於逐戶下拘收元借官本人戶既未便納賦稅又無資本利息坐獲一年之利來歲自可經營更不須官爲借貸所創官亦可減罷則是設官一員數月之間可以坐興六州之農因以安集疲民懷來衆心於朝廷無所支費而農民實蒙大利田畝既稍耕種賦稅亦可漸以供輸公私兩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取進止

奏乞依舊移轉運司歸本府狀

右臣伏見本路帥司舊在建康府轉運司亦係本府置司近者移司宣州帥相繼亦移池州今來帥司既復移建康并宣州相去稍遠漕臣多將帶職事在饒州徽州臣見今措置勾抽人馬分屯沿江州郡百色支費正仰漕臣應副昨自降移帥指揮經今已是三箇月轉運司尚未有一字移文本司緩急何以取辦深恐臨時必致悞事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依舊移轉運司歸本府仍嚴責近限必令到司庶幾兵食

可協濟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依呂頤浩例支降鹽鈔狀

右臣契勘前任江南安撫大使呂頤浩被命之初嘗具奏請兩浙鹽鈔相兼贍兵蒙朝廷給降到鹽鈔五萬貫文本司逐旋般請在池州變轉今來劉洪道招安李捧一行人馬并勾集本部兵將屯泊支使將盡臣見勾抽到一行官吏將佐逐月支費浩大轉運司應副錢物並未有分文到將來雖有那移到數　緩急乏絶無可那容接濟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依呂頤浩例更賜支降鹽鈔五萬貫應副臣續轉相兼使用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降金字牌旗牓狀

右臣准勑兼充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爲軍宣撫使合有畫一條陳事件竊見浙西路劉光世先兼淮南路宣撫使已具申請今來既分東西兩路事體多同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盡依劉光世已得指揮施行其未盡未便事件許臣續具奏陳所有劉光世畫一内已蒙朝廷給降宣撫使印一面今來欲乞以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爲軍宣撫使之印十六字爲文下所屬鑄造并見管本州軍關財賦每州合支錢二萬貫文充官兵支費及空名迪功郎告六道度牒五百道充本司激賞并招安金字牌旗牓十副亦乞依已降指揮給付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令馬承家取撥錢米狀

勘會帥司一行官兵創移建康府目今一路所管軍馬先據取會

到韓世清王冠耿進郝最張俊崔邦弼統制官六員數內統領將
佐使臣三千六百二十一人效用千一百五十五人將校人兵一
萬七千九百單七人馬五百四十一疋統制官閻皐顏孝恭李貴
取會未到約亦不下萬餘人每月依見支破錢糧則例共合支米
一萬八千二百三十六石二斗五升錢二十一萬六千二百五十
三貫七百八十文一年共合支米二十一萬八千八百三十五石
錢二百五十九萬三千八百四十五貫三百六十文元降聖旨委
江東轉運副使王琮專切應副如漕計不足即許於近降指揮椿
管本路折斛錢及一半折帛錢并宣州未起本色紬絹三萬疋及
廣德軍太平徽州未起上供物帛逐州上供經制錢內計價取撥
共不得過四十萬貫內物帛許變轉見錢支使米於一路上供苗
米內共取撥二十萬石王琮放罷差戶部郎官馬承家充本路轉
運副使並依王琮已得指揮施行今來自降指揮已踰三月臣自
到任又已一月餘日前後備坐所承聖旨指揮移牒漕臣馬承家
依應取撥至今並無一字報應臣昨為防江事體急迫先奏乞抽
差宣州駐劄韓世清一項人馬前來建康府屯泊其合要用錢糧
實為急務不可等待遂一依上項聖旨於宣州有管窠名內取撥
錢米各十萬貫石並非本州合用之數本州乃妄託供贍韓世清
軍奏陳占悋不肯足發遂蒙朝廷指揮許於一路通融并徽州合
認錢物據本州申已奉聖旨或撥充王瓌大軍支用廣德軍元拋

錢米已得聖旨別項封樁錢內爲經殘破別無見在已上逐項既
無可准擬又十月十四日聖旨馬承家奏乞許取撥二十萬貫充
本收糴斛㪷於饒州權管如上供不足即於本路諸司諸色不以
一切有無拘礙及經　衣帛之類但干合上供并朝廷封樁錢內
通融依數取撥如此即臣所得錢物更無窠名可以取撥今來臣
見帶韓世清下張琦人馬并浙西歸司水軍統制耿進人兵王冠
一項軍馬及本司一行官吏等見在建康府每月支費已是浩瀚
建康府亦是昨經殘破錢糧窘迫所入自不了本府使用逐急無
可那移近又有津遣濠州王才等非泛犒賞支費盤纏兼不住據
本路統制官先遣壕寨官前來踏逐寨基各欲歸司及近准聖旨

饒州軍馬見今闕食令臣將　人兵於本路諸州軍糧食就便
去處分擘屯泊目即壽春府被賊攻圍緩急遣發軍馬亦有要用
錢糧今漕臣既無報應諸州又皆占恡不肯起發即是並未有分
文顆粒准備雖有文移催督坐待無期見今按月支遣別無定期
若不詳細奏陳深恐急闕別致生事上誤朝廷委寄欲望聖慈斟
酌特降睿旨令馬承家日下同陳敏識先次取見本路委實合應
副臣錢物窠名的實有管數目同共前來建康府與臣計議分擘
下合屬州軍差官嚴責近限起發前來庶幾不爲文具州郡亦不
敢妄有執占臣兩路職事可以勉竭駑鈍少副憂責如蒙俞允即
乞早降指揮施行須至奏聞者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貼黃契勘

漕臣自來分拋錢斛多以案　不指定的有窠名或雖有窠名而無見在虛科數目分於州縣既無指定窠名即將實有錢米一槩影占今來若不令漕臣先次取責一路窠名候見有管實數與臣計議取撥竊恐循習　徒爲文具州縣必不肯承認空費文移或更相奏請煩朝廷目下急闕難以坐待必致悞事伏望聖慈特加詳酌早降睿旨施行伏候勑旨又貼黃臣人　建康府一行軍馬按月合支錢糧並未有備目下已是急闕若等候馬承家計議就緒取撥即見後時臣欲乞令馬承家據日下合用之數先次於近便州軍倉庫有管錢糧內取撥應副餘候計議取撥庶幾兩不悞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伏候勑旨

奏乞募海商宣諭海中屯聚人劄子

臣訪聞京東登萊沂密海道近歲以來頗有避地民庶及潰散軍兵與仕族之家各據州島結寨自守亦或往來因爲盜賊多至三萬人少亦一二千人未得所歸今竊慮金人萬一輒懷泛海詭計誘率驅迫爲用理當過爲防閑伏望聖慈詳酌特降詔書廣募海商將帶使臣諭以德意各逐頭領假以官資使守一方保有其衆屏衛朝廷更爲應援候中原事定許令還鄉據功推賞虛名無足深惜庶通王命知有所繫可以消去意外之患亦足仰見　陛下當此艱難之際薄海內外無不兼覆之意取進止

奏乞措置海船斤埃劄子

臣竊聞探報金人事不一虜情不可測契勘金人前歲南渡自淮西一帶今來舊路　宜嚴作隄備然轉海一路或自登萊或自通泰皆可近至平江府江陰軍秀州界遠至溫台及福州泉州等處金人前歲獨未曾行此深慮連歲講究詭計或於淮甸廣作聲勢使我悉衆惟備江上實情却出於此則一旦未易枝梧閒得淮西去秋今春皆失布種糧食不足斗米至一二十千大軍齎糧有限遠行非便京東路稍已平定歲亦豐稔若以舟船載糧亦有所利今江上守禦固不可緩其海道尤宜過防仍恐傍海嘯聚盜賊乘此間隙假託聲勢侵擾郡縣動搖人心臣愚伏望聖慈更賜詳酌廣作防海之計仍募泛海慣熟商賈措置以爲海中斤堠可備緩急取進止

奏乞支撥見錢應副急闕劄子

臣契勘見措置沿江一帶隄備理須先計置錢糧足備方可那動軍馬其出兵迎敵將士犒設激賞亦當預辦昨准聖旨專委轉運使王琮應副米二十萬石錢四十萬貫經今四十餘日王琮並未曾施行至宣州取會元撥紬絹三萬匹據本州申內一萬疋提刑司已折變輕齎發赴行闕餘二萬匹止有七千匹其餘皆是違欠虛數逐急且據見納苗米及折斛等見在錢并剗刷諸司有管錢物劣那前去却令轉運司所得窠名指數撥還數內錢全然不多臣見起發前去太平州躬親處置上流控扼事務目今已是冬深

兵馬須早定屯駐去處曉夕憂惕不敢自寧除已先具畫一奏請
外緣王琮已放罷漕計無官主管伏望聖慈矜察速賜選差有心
力漕臣一人專一應副仍就近撥賜見錢三五十萬貫目下急闕
按月支遣及椿管出軍非泛犒賞等用如是轉運司有續發到數
過冬支使不闕即椿留上件錢充明年歲計或聽朝廷別有那移
必不敢妄作虛費侵耗國計不勝皇懼激切之至取進止

奏乞江北無遏糴劄子

臣竊見近因人言東州鄆食二浙商賈轉販入京東諸州收息數
倍又京東桑柘不熟收縑者多皆欲往乞行禁止奉聖旨依奏告
捕獲人支賞錢三千貫白身與補承信郎有官人取旨推恩犯人
並依軍法如巡捕官失覺察令帥臣監司覺察施行契勘京東州
軍雖見屬僞境然本吾民也朝廷方議收復必將與天下爲一家
不可自爲爾疆彼界及因其鄆食與桑柘不熟遂欲從而困之坐
視其飢寒而不救是棄之矣今從僞之人日夜不忘　本朝來歸
者相繼而我反棄之無乃重失其心乎昔魯飢臧孫辰告糴于齊
宋饑諸侯歸宋粟春秋皆以爲美而齊小白葵丘之會猶曰無遏
糴若秦饑而晉閉之糴則君子以爲罪矣又況京東聞去歲種麥
自廣未必皆鄆食而二浙産絹不多縱令興販亦復幾何未必眞
能困彼而我亦未見其利徒示不廣於四方非特有傷王政大體
恐敵人或得爲辭以激怒吾民則所害爲不細矣其餘官吏乘閒

捕捉阻絕商旅搔擾姦弊利害所在人難遽止重以軍法刑辟滋多此等猶不暇論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奏廬州王亨申王彥充賊馬事宜狀

右臣契勘廬州管下周覺聚衆作過已具措畫殺獲次第奏聞外今月十八日據武功郎兼閤門宣贊舍人權發遣廬州軍州事王亨申十二月初九日承壽春府公文近爲王彥充賊馬圍閉本府累獲勝捷將賊馬殺回去後今又於今月初六日一更復來圍閉及有一項賊馬於府西取路踏淺過淮欲斷截糧道及侵犯廬州事勢危急乞遣發軍馬同本州軍馬把截臣已行下廬州王亨濠州知州寇宏如壽春危急即一面差發人馬前去應援去訖臣近訪聞權知壽春府陳卞見用兩處年號意懷兩可一面體究詣實間又據陳卞所差知録事參軍保義郎朱慶自行在回録白到被受尚書省劄子稱已差李捧知壽春府爲未明虛實已於今月十四日具事因申尚書省如朝廷委是已差李捧其陳卞未有差遣即恐朱慶回歸本府妄説事端陳卞疑惑別致生事乞將陳卞量與一近裏差遣慰安其心至今未奉回降指揮十二月十五日據知濠州定遠縣韓元傑申録白本縣巡綽到周覺下槍手一名前去濠州投下文字爲周覺承濠州王彥充牒具説壽春府知府陳卞元順僞啓陳卞輒懷二心用兩處年號鬬亂南北王彥充會合北軍并隣近州軍人馬將本府圍閉決要破城擒捉陳卞等事狀

一本亦已於今月十八日録
又據知濠州冦宏申據差去濠
彦充賊馬侵犯本州界劫掠殺
制官武略郎閤門祇候丁成同
殺今月初六日據丁成等申於
陣殺散賊兵追逐直突壽春府
今月十二日早又據丁成等狀
到壽春府蒙本府指詣歸遠營
於駘湏過淮往壽春安豐兩縣
同壽春府陳都統合兵前去追
馬到壽春縣南劉寨令馬軍巡
人馬已往東南廬州前去見今
不住行下廬濠等州差發人馬
録白周覺承受王彦充牒繳連
奏相度王才與郡利害狀
今月初十日申時准尚書省劄
赴行在次第奉聖旨令臣更切
在即與淮南一郡先具利害以
才已於今月初三日過江至本
再三説諭令減放無用之人

零人見管正兵老小約有一萬餘人臣已差男承事郎本司書寫機宜文字葉梴武經郎權本司幹辦公事李聞於初八日起發前赴行在訖今准前項聖旨臣相度王才久據山寨糧食將盡誠有願歸朝廷之意但以負罪既深中懷疑阻所以只願留本府既因臣說諭仍以臣男管押同行心始無疑今來若與淮西一郡朝廷別差得力通判同領郡事將其手下將佐分與諸處差遣理亦無害但王才到府曾繳到十一月內被受劉豫差知濠州僞告一道雖云即時嘗斬劉豫送告人未見得當時的實向背本意今淮西諸郡止有滁州見係權官未蒙朝廷除人緣密邇賊境若令依舊將帶人馬前去難以關防又與寇宏爲鄰竊慮仇隙生事或只依趙延壽例與本府太平宣州一添差州鈐却令將見管民兵不願從軍之人特降睿旨委臣措置減放其合存留正兵撥與小張俊或郝晟下使喚亦足厭其意伏望聖慈於此二者更賜詳酌施行臣除一面令人前路追迴王才一行軍馬權暫於本府城外駐劄別聽指揮外謹録奏聞伏候勑旨貼黃臣契勘劉光世先曾遣人招安王才王才被王才將差去人殺害放回肖背刺字言語抵毀及再遣鄺瓊討捕又爲王才殺退今來劉光世亦曾遣人招安王才又因臣所得聖旨就臣津遣不肯聽從竊慮劉光世因緣嫌隙或有奏陳與臣所見不同伏乞睿察又臣體究得王才及一行兵衆與劉光世既有嫌隙又有郭仲九男在其軍中不敢聽受光世節制

若除與淮東州郡必恐疑狀不肯前去臨時別有推避伏乞睿察

奏王冠宿州殺退番賊狀

今月二十三日據濠州申差發統制魏進統押軍馬前去宿州地名梁店與本司統制王冠人馬掩殺宿州胡斌會到亳州王爪角并淮陽軍徐州等處女真簽漢軍敗走殺死賊兵大獲勝捷等事申乞照會者右臣契勘節次據諸處關報宿州胡斌會起南京徐州等處人馬及番兵前來要取濠州及亳州王彥充聚集欲南來侵犯作過事勢猖蹶尋遣本司統制王冠引兵前去濠州措置招捕續遣統制小張俊等往廬州駐劄應援濠壽二州去後近據王冠并探報使臣張佑等申今月六日拽兵過淮十一日已在宿州界北乾山下寨沿路除山寨首領牛霆等各已節次歸順外有宿州胡斌未肯歸順今來冠深入敵境探問得胡斌前去會合軍馬申乞差人應援臣遂劄下濠州并統制小張俊李貴審度事勢裹應援去後今據濠州前項申述臣除已再劄下濠州并王冠等令更切整齊軍馬多設方略十分占穩驅逐餘黨招納良民務在功成不管輕易落賊姦便候報到收復次第別具奏聞次所有濠州報捷狀一本繳連在前謹録奏聞謹奏

奏繳壽春府陳卞申收復順昌府狀

今月二十五日據武節大夫忠州刺史知壽春府事陳卞申具已收復順昌府了當捷報文

右臣契勘先節次據探報壽春府

接連順昌府光州軍民各　歸王化之意尋於今年二月初三日已後節次措置委知壽春府陳卞推導朝廷德意招誘來歸之人近又計備禮物出給劄子厚立典賞差使臣往壽春府招納去後今據陳卞前項申述臣勘會壽春知府陳卞及借補忠翊郎權通判王莘借補御諱武郎閤門祗候權鈐轄陳寶各能體國收復順昌府了當顯見忠義委有功効緣順昌府收復之初便合差官鎮撫彈壓臣除已一面措置將陳寶王莘補正元借官資內陳寶帶閤門宣贊舍人權知順昌府仍差陳卞同共措置撫定招集人民着業官吏依舊職任多方撫存所是楊藻等亦已降牓招降以前罪犯一切不問許依舊官資外更合取自朝廷指揮其陳卞捷報文狀連粘在前謹錄奏聞伏望勑旨

奏討捕太平州軍賊陸德等狀

今月十四日未時據本司統制耿進申准知池州王進牒准御前內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統押官兵前來太平州城下措置撫卹陸德等人馬於今月十三日辰時統兵到太平州南門城下當司分布人馬同時耿進亦分布人馬在西北門圍逼其陸德等在南門樓上指畫守禦王進遂與說諭朝廷撫卹生靈之意即時躬親單身垂索上城入州與陸德等開諭利害已受招安當時撫定軍民了當即便於西北城上插起池州沿江安撫認旗三面彼時耿進人馬尚猶城竊慮統制耿進不見得已受招

安事理依前攻城致城中
靈之意告諭將士速爲斂兵　致再攻城壁所是功賞並係使軍
王進止爲救活一城生靈即非有意爭功請照會耿進等除已開
坐前後所准安撫大使司并備奉朝廷指揮事理回牒王安撫既
陸德等果已受招安了當約
日開門出即便斂兵同共量帶
人馬入城彈壓施行外申本司者右契勘太平州軍賊陸德等據
城作過本司先節次差官齎本司并御前金字牌旗牓前去招安
及遣發耿進等往太平州招捕陸德等雖受下旗牓一向拒抗關
閉城門不肯就招續授以方略耿進措置攻城器具兼依淮御前
降到聖旨令池州王進統押人馬策應耿進等契勘本司爲軍衆

暴露日久城中圍閉細民闕食　行下耿進令候王進到公共協
力互爲表裏耿進且依舊進兵逼賊却令王進依先受聖旨密差
人入城招諭一行兵如願出城就招即行收受並與一切放罪所
有首惡陸德張順周青三人別行掩捕檻赴樞密院仍同耿進將
大兵城外分俵劄寨隄備走竄量帶人馬入城撫定彈壓及誡約
入城軍兵不得一人一騎妄有殺傷打虜搔擾百姓如違並嚴行
軍令今月十三日據耿進申出　并牒付陸德等如願就招安即
於頭首數內擇一名指本軍激賞復入城說諭免使一城生靈枉
遭殺戮本日晚又據耿進申　到陸德等狀爲承耿進上件牓牒
欲願就招安尋劄下王進
功審度賊勢如是耿進大兵攻

圍逼逐窮窘委有願就招撫火急招安撫定所有招安入城之後並依已行約束施行并呈狀申報樞密院今所據耿進前項事狀已依本司元行措置耿進用兵攻逼王進招安撫定訖本司除已再劄下王進耿進更切撫定仍照先被受聖旨指揮施行無致招安之後却有踈虞外謹録奏聞謹奏

石林奏議卷第七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吳興陸氏皕宋樓重雕

榮禄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